

权威图文版

陈林/著

FRIENDS OF ENGELS

恩格斯传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Friedrich Engels

恩格斯传

陈林 /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恩格斯传 / 陈林著. —成都：天地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55-3013-1

I . ①恩… II . ①陈… III . ①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传记 IV . ①A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0178号

恩格斯传

出品人 杨政
作者 陈林
责任编辑 陈文龙 李建波
装帧设计 思想工社
封面图片 CFP
电脑制作 尚上文化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416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3013-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目 录

楔 子 海天之间	1
----------------	---

第一章 伍珀河谷

巴黎离伍珀河谷太近了	27
名门的风采与代价	33
让理性的光辉照亮精神王国	39
忠于自己的性格	44
不来梅通讯	51
告别伍珀河谷	60

第二章 走进生活深处

曼彻斯特：生活体验	69
曼彻斯特：理论体验	76
爱北斐特集会	82
为工人阶级呐喊	90
伟大友谊的开端	96

第三章 大革命洗礼

清算德意志意识形态	106
组建共产主义政党	112
新时代的宣言	124
书房·街头·法庭·战场	133
硝烟散去后的反思	158

第四章 “幽囚”与“将军”

重返曼彻斯特	173
编外陆军部	180
谨慎的交往	185
投身国际工人协会	194
第二提琴手	203
玛丽与莉希	214

第五章 自由的老战士

逃出“埃及的幽囚”	227
站在公社战士一边	233
需要什么样的权威	242
收拾无聊的杜林	254
研究自然辩证法	261
《非常法》颁布以后	265

第六章 马克思墓前

一份沉甸甸的悼词	274
完成《资本论》	283
捍卫马克思的声誉	292

目 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总结	300
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	304
面向未来	319
尾声 挽钟长鸣	327
附录一 恩格斯年谱	335
附录二 《共产主义原理》.....	383
附录三 《共产党宣言》.....	399

楔子

海天之间

大不列颠岛像一只巨大的马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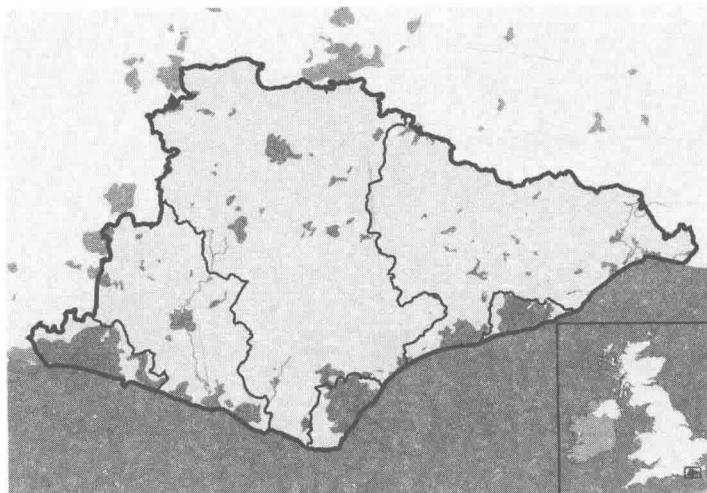
马靴底部，相对平直的海岸线向着开阔的英吉利海峡，沿岸分布着一个个明珠般的港口城市，宛若一条滨海星光大道，人类文明的熠熠星光在海天之间闪耀。

这些港口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时期。古罗马人在这里建立定居点，把恺撒和屋大维的威仪向着遥远的天尽头展示。后来，这些初具规模的城镇，又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注定成为日不落帝国征服全球的驿站和后花园，体验了征服的冲动，也享受着征服的果实。

年复一年，这方水土色调依然：秀美、富裕而带几分野性，安恬、静谧又存几许蛮荒……

伊斯特本，就是这些港口城市之一。它位于这个城市群的中心地带，又处在伦敦正南方，尽享地利。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使伊斯特本俨然成了伦敦的一个卫星城市。

一本现代旅游小册子这样描述伊斯特本：



伊斯特本是英国南部海岸的一个悠闲小镇

伊斯特本是位于英国南部海岸的一个繁忙而活跃的海边城镇，城镇干净明亮、安全舒适、精致富裕。这里的特色美景令人着迷：长达 4 英里的白色美丽的海滩，典型的英国乡村房屋和绿茵小径，美丽的公园，还有郁郁葱葱的草原森林。

作为热门海滨度假胜地，伊斯特本被公认为英国南部最安全、阳光最充足的城镇。退休老人是当地人口结构的主体。在这里，你的步调会轻松而自在，没有汽车的乌烟瘴气，没有工业的污染，只有清新的空气、美丽的海景和干净的市容。当地的居民也非常亲切和善，民风淳朴，治安良好，生活便利，是学子游学的好地点。

伊斯特本对外交通十分便利，到伦敦约 90 分钟车程，到布莱顿只要半小时，搭乘欧洲之星高速列车到肯特，只需 40 分钟。

伊斯特本的独特，除了拥有天生的地理之利，还因一段特别的历史机缘。1895 年 8 月 27 日清晨，伊斯特本的海滩静静的，晨起游泳的人并不多。虽值旅游旺季，却感觉不到浮躁的人流气息，扑面而来的是一阵阵激情而温润的海风。

当那表情严肃的三男一女出现以前，今天的海滩与昨天没有两样。可他们出现

了，在初露的晨曦中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和谐，却也那么凝重。他们的到来，把伊斯特本这个以前并不怎么知名的海滨小镇，变成了历史长河中一个闪光的凝结。

从此，一个灿若星河的名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它永远连在了一起。

恩格斯今天到伊斯特本，是来向这个他十分钟爱的夏季休养地告别，同时也是向他生活了 75 年的人世间告别。主持告别仪式的，是他的老朋友、年届古稀的国际工人活动家列斯纳。恩格斯一向十分疼爱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和丈夫艾威林，还有恩格斯得意门生伯恩施坦，一起参加了这个仪式。

仪式简朴而庄重。

一只双桨小木船静静地划过海面，仿佛海天云水之间游弋着一个惊叹号。艄公默默地划着桨，他虽然不可能理解船上乘客此时的心情，但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严肃。

这份严肃，感染了并不知情的艄公；而艄公严肃中的劳作，又加深了这份严肃。木桨刺破海水的“哗哗”声，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激荡……

心潮如水，静静地涌动。

在起伏的海浪中，隐约可见西面一块巨大的白垩岩礁石，从海岸向大海延伸，逐渐往上，高达 500 多英尺，气势雄伟。临海一面，是风雨长年剥蚀而形成的峭壁悬崖，直插入海。崖壁底部被海水冲刷成千姿百态的岩角和洞穴，海浪冲来，激起绚烂的水柱和浪花。连接陆地的一面，坡势较缓，有一条弯曲的小路供游人登临崖顶。退潮的时候，每每有一些胆大的游客沿这条小路攀援而上。不过，这样做是很冒险的。如果还没有爬上岩顶，海潮又很快卷到，他们可就进退维谷了。

爱琳娜捧着一个不大的骨灰罐，小心翼翼地坐在小船正中间。船身的轻微晃动，一次次触动她的神经。她深知，怀里护着的可不是普普通通的骨灰，它是一颗慈父的心，一个不朽的灵魂。丈夫艾威林静静地坐在她身边，一只手臂挽住她的肩头，给她紧张而悲痛的心一份稳稳的支撑。对面坐着列斯纳和伯恩施坦，一样的默默无语，一样的浮想联翩。

望着恩格斯的骨灰罐，列斯纳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48 年的交往，半个世纪的友谊，如潮水般涌来的往事，超出了记忆的承载。可这份交往的源头，却并不因岁月的消磨而稍有褪色，反而在历史的沉淀中愈加鲜明。

现在想来，那个多雾的伦敦的冬季，是多么的不平凡。

1847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8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虽然出席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德意志人，但由于大会具有空前的国际视野，它实际上奠定了现代国际工人运动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双双参加大会，并接受大会委托，负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那个纲领，就是后来震惊了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

同盟盟员、年仅 22 岁的德国裁缝列斯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结识了比他年长 5 岁的恩格斯。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战斗友谊从此开始。恩格斯后来亲切地称列斯纳是自己的“御用裁缝”。

列斯纳不善交际，也不喜欢出头露面。他同恩格斯的最初交往，只是彼此见面点点头，打个招呼，像战友一样地相互问候。但他很清楚，这位彬彬有礼的绅士般的战友，将是一个令旧秩序颤抖的勇敢斗士。

两年前，列斯纳读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而今，他又亲耳聆听了恩格斯富于激情和理性的演讲。

友谊始于尊敬，尊敬始于信服，信服始于理解。在列斯纳看来，人们只有深入地认识并理解了恩格斯，才能真正喜欢他。恩格斯的外表和马克思很不一样，他身材魁梧匀称，举止敏捷稳健，说话简洁有力，气概英武，活脱脱一副军人模样。他乐观豁达，谈吐诙谐而中肯。凡是和他接触的人，立即就会得到一种印象：这是一个天赋极高的人。

可是，恩格斯在和不熟悉的人接触时，态度却十分审慎，透出一种威严。每每有人在列斯纳面前说恩格斯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和蔼可亲时，列斯纳总是富有智慧地解释道：要给恩格斯一个正确的评价，就应当对他有很深刻的理解。同

样，恩格斯在信任某人之前，也要对这个人进行一番仔细的考察。

毫无疑问，在恩格斯面前装模作样是不行的，他能马上辨明别人对他讲的是谎言还是真话。

恩格斯特别慷慨，他曾无条件地帮助过不少人，帮他们摆脱困境和疾病的折磨。他还为此吃过一些苦头，受到过包括乞丐团体等很多不相干的人和组织的打扰。后来，在和列斯纳相交相知以后，恩格斯一般是先向列斯纳了解，是否认识某某人，品性如何，然后再决定是否见面。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把援助别人的支配权也交给了列斯纳。

恩格斯从不因工作繁忙而拒绝对朋友的帮助，也不因自己的博学和崇高威望而有丝毫骄傲。即便是在晚年，他仍旧非常谦逊，非常重视别人的工作，和年轻时没有两样。

恩格斯始终是一个好客的主人。热情爽朗、沉着真诚的性格，睿智幽默，妙语连珠，每每使他成为谈话的主角。无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给予简洁的令人信服的回答。他会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并不刻意顾虑对方的感受。但他总是面带笑容，一举一动纯朴而坦率，富于感染力。无论是接见欧文主义者、宪章主义者、工联主义者，还是其他社会主义者，他都能很巧妙地营造出一种气氛，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轻松愉快。

恩格斯的客人既有党内同志，也有党外朋友。当 19 世纪 80 年代末《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从苏黎世迁到伦敦时，拜访他的人就更多了。列斯纳作为恩格斯家的常客，深得他的信任。在恩格斯的客人特别多的日子里，列斯纳为了不过多地打扰他的休息，便很少登门。而当他再去的时候，恩格斯会马上追问列斯纳为什么不去看他，是不是忘了老朋友。

这便是恩格斯，他是战友，更是朋友。

列斯纳深有感触，恩格斯是多么积极地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他非常热心地支持工人争取 8 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而自己则经常一天工作 16 小时，直至深夜。年过七旬，恩格斯仍然积极参加每年五一劳动节的集会，甚至登上工人活动家们用作讲台的马车，即兴发表演说。

恩格斯传

恩格斯既要投身实际运动，又要从事理论研究。他是多么的热爱工作，工作能力又是多么的强！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语言专家，精通 10 多种语言。70 多岁的时候，为了阅读易卜生和谢兰的原著，他还开始学习挪威文。

两年前，73 岁高龄的恩格斯赴欧洲大陆，作了生平最后一次巡回旅行，并沿途发表演讲。他在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随后，他取道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再从维也纳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到柏林，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

列斯纳不止一次地听恩格斯谈起过这次旅行。恩格斯说他非常感动，为欧洲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而深感欣慰。他称这次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之行，是一次“思想的胜利进军”，并为马克思未能看到这种情景而深深惋惜。

半个世纪的交往，列斯纳对恩格斯知之甚深。可万万没有想到，两个多月前，乐观豁达的恩格斯前往伊斯特本疗养，竟成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旅程。

恩格斯在伊斯特本待了将近两个月，病情未见好转，便于 7 月 24 日返回伦敦。爱琳娜对他的病况十分不安，连忙写信告诉列斯纳。列斯纳为了不打扰恩格斯，决定暂时不去看望，以免他见了自己激动，受刺激。没成想，这却使列斯纳失去了在伦敦最后一次同他深深敬仰的老战友晤面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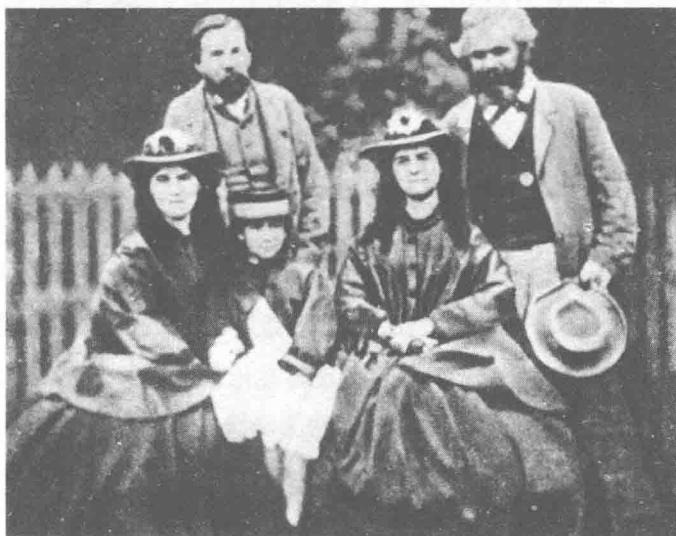
记得是 8 月 5 日傍晚，列斯纳接到伯恩施坦的通知，说恩格斯的病势已经非常严重，他如果想和我们这位伟大的朋友再见一面，就必须赶快去。列斯纳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探望恩格斯。可他还是没有想到，死亡对于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恩格斯会来得这样快：清晨第一班邮差送来了恩格斯秘书路易莎的快信，恩格斯于 8 月 5 日午夜 11 至 12 点之间逝世。列斯纳震惊不已，他立即赶到恩格斯寓所，只见恩格斯僵卧在床上……

一阵压抑的抽泣声，打断了列斯纳的回忆。小船已经驶离海岸好几百米，上船以来一直默默流泪的爱琳娜，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了。

父亲马克思去世的时候，28 岁的爱琳娜正与现在的丈夫艾威林热恋。遽然而至的悲痛，把她打蒙了。父亲去世的两个月前，她才刚失去心爱的大姐燕妮。要

不是亲如慈父的恩格斯百般安慰和解劝，爱琳娜简直无法想象自己怎样才能熬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恩格斯同马克思的友谊是举世无双的。用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话说，他是马克思的“第二个自我”。恩格斯还把对马克思的友情扩展到马克思全家，马克思的女儿就是他的女儿。爱琳娜自己、大姐燕妮、二姐劳拉都把恩格斯当作第二个父亲。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更是成了孩子们在世的唯一父亲。他从政治上帮助和保护她们，经济上支持她们，生活上关心她们，非常认真地担负起父亲的职责，尽量使孩子们过得称心，过得舒适。



恩格斯与马克思、燕妮、劳拉、爱琳娜在一起

无数的感人场面，在爱琳娜脑海中切换。往事历历，静静地从心底滑过——那场和二姐劳拉的小误会已经过去 12 年了，现在想来仍让人感怀不已。马克思去世不久，爱琳娜为了能让父亲的大量手稿早日面世，多次去同恩格斯商议。她告诉恩格斯，马克思临终前曾亲口对她讲，希望由她协助恩格斯整理自己的全部文稿，并尽可能地把其中重要的篇章，如《资本论》第二卷和一些数学手稿，公开发表。恩格斯自然感到责无旁贷，他在 1883 年 5 月 3 日第 19 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以这样一句话作为文章的

结束语：“他亲口指定他的幼女爱琳娜和我为他在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

劳拉看了恩格斯的文章很不解：为什么父亲会指定年仅 28 岁的妹妹作为遗著处理人，而不叫自己（当时劳拉已经 38 岁）来完成这项工作呢？马克思逝世时，劳拉不在跟前，她很想知道父亲临终嘱咐的详情。劳拉写信向恩格斯询问，父亲是否真的亲口这样交代过。恩格斯当时正处在马克思逝世后的千头万绪之中，劳拉的信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他没有及时回复。

大约半个月后，劳拉再次写信给恩格斯，明显表露出不满的情绪。她说，自己曾经陪父亲在斐维住过一段时间，父亲亲口对她说，要把编写一部第一国际的历史所需的一切文件和材料都给她，并要她着手翻译《资本论》。后来，父亲又邀她一同住到文特诺尔去，以便亲自指导她工作。她不相信父亲在交办遗著处理问题时会把自己排除在外。父亲一生酷爱平等，对自己的女儿，他不可能厚此薄彼，何况大姐燕妮去世后，自己就是长女了。

对劳拉的误解，恩格斯深感不安。马克思不在了，自己就是理所当然的父亲。调解好姐妹俩的关系，整理好马克思的遗著，以便“以应有的方式使摩尔永世长存”，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不敢怠慢，向劳拉作了详细解释——

马克思逝世时住在伦敦，后事自然就得在伦敦办理。而根据英国法律，只有同死者生前住在一起的直系亲属才能成为死者的法定代理人。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爱琳娜，只要她不放弃这项权利，也不提出其他人（同样必须居住在英国）代理，就只能由她来处理。如果劳拉当时也住在伦敦，马克思肯定会叫他们三人一同来处理自己的遗著的。事实上，爱琳娜也时时处在避免承担独立做主的责任，很多事情都要恩格斯拿主意。当然，即便是这样，如果劳拉现在愿意来伦敦，共同商量处理马克思的遗稿，恩格斯和爱琳娜都会非常高兴的。

恩格斯的解释入情入理，劳拉消除了误会，姐妹俩和好如初。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恩格斯没有告诉爱琳娜，他怕又由此生出新的误会。但后来爱琳娜还是知道了，她对恩格斯的由衷感激简直难以言说。在刚刚失去大姐和父亲之后，如果又失去二姐的信任，那将如何是好？虽然母亲一共生了 7 个孩子，可长大成人的只有她们三姐妹。

“慈父与挚友兼于一身，威严与诙谐统于一体”，这是爱琳娜对恩格斯的印象。爱琳娜由于同恩格斯共同生活的时间较长，得到的爱护和帮助比她两个姐姐都多，她对恩格斯的记忆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亲生父母。

她依稀记得 13 岁那年春天，二姐劳拉和拉法格在伦敦举行婚礼。大姐燕妮给参加婚礼的每位宾客都提了十几个游戏性的问题，要他们照实回答。专程从曼彻斯特赶来的恩格斯，以其机智和幽默赢得满堂喝彩，成了宴会上最受欢迎的人。

燕妮首先问恩格斯，他喜爱的优点是什么。

48 岁的恩格斯不假思索地回答：“愉快。”接着又补充道，“这是普遍而言。具体地说，男人的优点贵在莫管闲事，女人的优点莫过于妥善安置物品。”

“那么，您自己的特点是什么？”燕妮紧追不舍。

“凡事一知半解。”恩格斯随口答道，并夸张地耸耸肩。

“您对幸福的理解？”

“喝葡萄酒。”

“您对不幸的理解？”

“找牙科医生。”

客人们发出会心的微笑，周围人越聚越多，气氛渐趋热烈。燕妮接着问道：“您能原谅的缺点是什么？”

“各种各样的无节制。”

“不能原谅的缺点呢？”

“伪善。”

“您厌恶的是……”

“矫揉造作、傲慢不逊的女人。”

“您喜欢做的是……”

“捉弄人和被人捉弄。”

提问妙趣横生，回答应对自如，一环扣一环，速度越来越快，兴味越来越浓。时而爆发的笑声，几乎吸引了大厅内所有人的注意力。香槟、笑声和智慧，

恩格斯传

酝酿在洋洋的喜气中。

“您喜爱的男英雄是谁？”燕妮继续问道。

“一个也没有。”恩格斯毫不含糊地回答。

“您喜爱的女英雄是谁？”

“太多了，一个也举不出来。”

“您喜爱的格言？”

“一无所有。”

“您喜爱的箴言？”

“从容不迫。”

问答继续着，机智继续着，幽默继续着……

游戏，通常是人生的另一种表达。一个人的修养、品性和志向，都可以在游戏中展露出来，而其中的玩笑和幽默，更能折射出一个人的学识与智慧。恩格斯正是以他特有的魅力和风范，以他卓越的智慧和爱心，谱写出了丰富多彩的生命旅程。

爱琳娜清楚地记得，父亲特别欣赏和推崇恩格斯的幽默感和思辨才能。他有时读着恩格斯的来信，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有时则拿着恩格斯的信自言自语，或争辩，或赞同，好像写信的人就站在面前似的。看父亲读恩格斯的来信，竟成了爱琳娜童年时代最初的记忆之一。

在爱琳娜的印象中，恩格斯总是乐观的，朝气蓬勃的。他的外表和举止总是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内心则更年轻了。到了晚年，尤其如此。爱琳娜一直认为，与同代人相比，恩格斯始终是她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

有人把恩格斯描绘成一个尖酸刻薄的批评家，描绘成专制君主、独裁者，这根本不符实际情况。爱琳娜固执地认为，再没有一个人像恩格斯那样对别人温柔，再没有一个人像恩格斯那样乐于助人。特别是对年轻人，他充满了慈爱。

唯一不能得到恩格斯宽恕的，是虚假。他认为，不诚实是一个人最不可饶恕的罪恶。恩格斯干工作一丝不苟，责任感极强，但丝毫没有清教徒那种拘谨。他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对别人的种种缺点，只要不是伪善，都能痛快地给予